

林學忠主編：《城大文史芻論：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學碩士論文集》第四輯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2025 年 6 月）

試論《奩史》的婦德

劉 露

摘 要

《奩史》作為一本專門記載女性資料的類書，書中記述女性形象與故事豐富多彩，是中國古代女性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材料。本文將以王初桐的《奩史》為研究對象，探討王初桐如何以其獨特的男性視角收集並塑造出中國古代女子的婦德。

關鍵詞

王初桐 柔 女德

一、前言

《奩史》是刊於清嘉慶二年（1797）¹的一部關於女性的類書，編輯者為王初桐（1730-1821）。²此版本現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中，是現存最早的版本。

¹ 《奩史》王初桐編纂的確實時間待考，當在乾隆至嘉慶年間。本文所用《奩史》，為清嘉慶二年伊江阿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12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² 王初桐生於 1730 年（雍正八年），1773 年以私人資格受聘為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助纂《四庫全書》；1790 年作戲曲《東山祝嘏九成樂曲》九卷以娛樂乾隆帝；1793 年，王初桐時年 63 歲，在山東齊河縣任縣丞，同年刊刻所著《海右集》、《濟南竹枝詞》，並著《水經注補注》一卷；1797 年

《奩史》全書目前尚未有現代排印版，只有李永祜主編的《奩史選注——中國古代婦女生活大觀》，1994年由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從《奩史》一萬三千多條中選取四千多條進行選注，是目前《奩史》流傳最廣的版本。

《奩史》的編者以男性的眼光構造了一個關於女性的「知識體系」。全書凡一百卷，拾遺一卷，分爲36門，150個條目，涵蓋內容極其豐富，諸如各個階層女性的家庭關係、三姑六婆等社會職業、女性的身體部位，以及女性的空間生活等，實屬歷代以來記載女性資料最全面的類書，足以體現編者博覽群書的知識。³其摘錄資料的形式多以片段爲主，效仿了《太平御覽》和《玉海》的編撰方法，⁴由天始至人倫關係，最後到女性的生活日常。摘抄書籍的來源多爲小說和史書，間有涉及詩詞集，正如編者在〈凡例〉所言「經集少而子史多」。⁵《奩史》分門別類彙編材料，按主題排列，如〈夫婦門〉卷一記載了不同的夫妻相處模式：夫妻間以禮相待、妻隨夫志等主題，並將相同主題的資料置於一處。⁶總體來說，《奩史》具有豐厚的史料價值，爲後世女性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一）研究概況

目前有關《奩史》的討論較爲有限，其中劉詠聰、臧健、宋漢理（Harriet T. Zurndorfer）和林詩怡均從整體角度去介紹《奩史》的編排內容及研究價值。劉詠聰從《奩史》的編排方式和內容取材角度肯定了專修類書的系統性和全面性；統計了歷代類書中關於女性資料的比例，發現歷代類書所收女性資料的比例均不足10%；通過門類的羅列分析，指出《奩史》涉及古代各社會階層婦女的生活，體現了編者的包容性；以及

（嘉慶二年）刊刻《奩史》一百卷；1821年（道光元年）王初桐逝世，享年92。參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029、1184、1264-1265、1398、1284。

³ 1813年，年邁的王初桐作《著書紀年》記錄1753年以來所著書80餘種，又著《群書經眼錄》90卷記生平所見書一萬零一百餘種。伊江阿爲《奩史》作序曰：「予常見其《群書經眼》，錄經史子集浩若煙海，爲種一萬二千，爲卷二十萬，山人之涉獵可謂廣矣。而擷二十萬卷之精華，爲等身之事業，雜著十七部，識大識小，靡不卓然可觀，《奩史》其一也，山人之纂述可謂勤矣。」足見王初桐博覽群書，欲保存傳統知識載體的希冀。

⁴ 《奩史·凡例》提到：「撰述體例莫不善於《六帖》，惟《太平御覽》、《玉海》庶爲可法，是編模範二書而通變之。」見〈凡例〉，頁1（《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7上）。

⁵ 《奩史·凡例》，頁1（《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7上）。

⁶ 在《奩史》中，主題相同的條目都放在一處，如上述提到的人物均在《奩史·夫婦門·夫婦》卷一（頁1-2）內。〈夫婦門·夫婦〉共有153條，其中記載了夫婦之間「以禮相待」的主題的摘錄有14條，而剩下的其他主題如講述夫婦之道的起源的有6條、夫婦之間的稱謂有5條、夫妻同志或妻隨夫志的有33條、夫婦惺惺相惜的有32條、相携而亡的有4條、妻阻夫納妾或力挽狂瀾婚姻關係的有2條、夫妻共患難的有8條、夫妻之間的趣事有4條、夫妻關係不合的有9條、女性婚姻悲劇的有18條、夫妻破鏡重圓的有18條。這一門中夫妻關係的分類較爲細緻，呈現了歷代不同面貌的婚姻關係。

通過統計該書的校勘情況，得出此書的編纂不乏文學大師支持的觀點。⁷雖然臧健肯定了《奩史》保存了大量可供後世研究女性的史料價值，但他同時又指出《奩史》反映了編纂者的道德規範和要求。⁸美國學者宋漢理（Harriet T. Zurndorfer）則將《奩史》與考證學結合起來探究其誕生的原因，認為《奩史》與其他傳統類書不同的地方在於編輯群注意到女性可以作為一個題材放入「科學」的系統中，但並未解釋其原因。⁹她在另一篇論文探究了《四庫全書》編集者如王昶（1725-1806）、孫星衍（1753-1818）、阮元（1764-1869）、王燕緒（1730-1800）、任大椿（1738-1789）等人，指出他們均參與了《奩史》的校訂工作，說明了他們與《奩史》之間的關係，認為《四庫》的編輯者並不認可女性在傳統類書中出現的固有形式。¹⁰

此外，臺灣林詩怡的碩士論文〈王初桐《奩史》初探〉從社會人際關係、身體觀及空間文化的方面分析整部各門類所呈現的內容，認為這部類書可以看作是乾（乾隆，1735-1796）、嘉（嘉慶，1796-1820）時期男性文人對女性文化看法的參考書目。¹¹近五年來有研究者對《奩史》做了詳盡的局部分析，中國大陸的三篇碩士論文，作者均以歷史文獻學的角度對原版選擇性地進行再次校注，通過文本的整理與分析去窺探事物與女性之間的關係。蘇振富指出〈仙佛門〉不僅揭示了女性在神話故事中形象的源流嬗變，還呈現了古代女仙的形象特點，並透過對女神仙鬼的形象特點等方面的探討來分析古代女性形象在神話所體現的潛意識。他結合正史的解讀，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古代女性的生活面貌。¹²方草探究了〈花木門〉，通過對花木種類和命名的分析來證實花木與人之間存在精神交流。¹³王霽鈺分析了〈釵釧門〉，通過對首飾種類及其流變的梳理來闡釋首飾所象徵的身分地位，並且得出了從古自今女性審美一直包含着「龍鳳呈祥」的意味這一觀點。¹⁴再者，近幾年的有好幾篇論文從《奩史》的局部門類去考證相關事物的歷史源流，如郭海文和徐家琪通過〈蠶織門〉考察古代生產工具的發展；¹⁵郭海文和王霽鈺考辯

⁷ 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載氏著：《德、色、才、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365-397。

⁸ 臧健：〈《奩史》——古代婦女生活的百科全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年第3期，頁81-84。

⁹ Harriet T. Zurndorfer（宋漢理），“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in Harriet T. Zurndorfer, *Chinese Woma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1999), pp. 354-396.

¹⁰ 〔荷〕宋漢理提到：這些參與了《四庫全書》和《奩史》二書編輯的學者均不認可女性在傳統類書中出現的形式（如歷代類書往往都偏重女性道德貞潔的記載），而《奩史》和《子史精華》（允祿、吳襄等纂）則嘗試採用客觀的角度去編輯一部新類書，譬如內容涉及女性才學。詳見 Harriet T. Zurndorfer, “Women in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Clare Wing-Chung Ho ed.,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95-296.

¹¹ 林詩怡：〈王初桐《奩史》研究〉（臺灣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9）。

¹² 蘇振富：〈《奩史·仙佛門》整理與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¹³ 方草：〈《奩史·花木門》整理與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¹⁴ 王霽鈺：〈《奩史·釵釧門》整理與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¹⁵ 郭海文、徐家琪：〈《奩史·蠶織門》生產工具考〉，《陝西歷史博物館論叢》2018年號（12月），頁205-227。

了《奩史》中有關記載來揭示女性頭飾的變遷；¹⁶張彧透過〈胭脂門〉去窺探古代女性的化妝習俗；¹⁷以及董青考證了〈娼妓門〉中有關妓女稱謂的變化。¹⁸

回顧以上文獻，不難看出近幾年有關《奩史》的論文都是具體分析某一門類，研究者將《奩史》作為一本工具書來窺探某個物件或是稱謂的歷史流變，其視線依然停留在《奩史》的史料價值層面，並未探討其與女性特質之間的關係。但相對於前期《奩史》的研究來說，其進步性又體現在不局限於以往按照類書性質的標準去分析其內容的處理方式，而是透過對文本的分析去重新認識有女性參與的歷史。值得肯定的是，前期的研究已注意到《奩史》編輯者在輯錄材料時的包容性，使得全書記錄，涵蓋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女性，上至皇家，下至妓女，以至不同國度的女性事跡。

（二）研究意義

歷來類書收錄女性資料的標準不盡相同，如唐代著名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和宋代的《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所載女性內容較為廣泛，並按女性的社會功能加以類；¹⁹清代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則將有關女性的內容獨立為一典，據劉詠聰的統計，〈閨媛典〉關於女性婦德的記載多達 83%，深切反映了傳統社會對女性德行的重視遠在其才華之上。²⁰正如劉憐怡所指出，女性在綜合性類書的形象多具「倫理」的一面，而摒棄了其「私慾」的一面。²¹相較以往大型綜合類書，就女性材料摘錄的範圍廣度來說，《奩史》記載的女性身分，涵蓋範圍廣泛，上自貴族婦女，下至庶民百姓，以至異國女性，又擴充了女性幹練的部分，把女性的軍事成就納入其中，因而在總體上呈現出女性形象多元化的特徵。作為最全面的專門的女性類書，《奩史》的婦女史研究價值不容小覷，其建構的女性形象更值得深入研究。

¹⁶ 郭海文、王霽鈺：〈《奩史》所見頭飾考〉，《學術交流》2017年第11期（11月），頁207-213。

¹⁷ 張彧：〈《奩史·脂粉門》與中國婦女化妝習俗〉，《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7月），頁1-5。

¹⁸ 董青：〈倡妓貶義稱謂初探——以《奩史·倡妓門》為主〉，《赤子》2014年第10期（5月），頁220-221。關於《奩史》局部門類的研究，尚有以下幾篇：方草：〈《奩史·花木門》引書概述〉，《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9月），頁29-31；蘇振富：〈《奩史·仙佛門》所見女仙研究〉，《碑林集刊》2016年號（12月），頁172-180；李恆、張平：〈《奩史·技藝門》所見婦女運動考〉，《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016年號（11月），頁169-174。

¹⁹ 〔荷〕宋漢理將《古今圖書集成》視為清初政府試圖重建傳統思想對女性要求的保守武器，所摘錄的材料反映了對女性遵循禮節和忠誠的欣賞，產生的原因是在異端威脅的壓力下需要維護傳統儒家的忠孝的思想，詳見 Harriet Zurndorfer,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p. 374.

²⁰ 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頁371-372。

²¹ 劉怡伶：〈女性在傳統類書中的典範形象——《古今圖書集成·閨媛典》〉，《中極學刊》第3期（2003年12月），頁17-18。

清代的類書記載女性史料者，除《古今圖書集成》外，尚有《香閨鞋襪典略》、《宮閨小名錄》、《歷代名賢烈女氏姓譜》和《歷代女齒譜》等，²²但記載的主題都過於單一，譬如鞋飾的淵源流變、女性姓氏和稱謂上的講究等，只記載了女性的部分生活側面，反觀《奩史》，提供了多方位角度使讀者了解到女性文化的多樣性。

古代教條對女性在行為上多有界定，「三從四德」自古以來是社會對女性行為道德規範的要求，也是古代女性一生所遵循和學習的內容。「四德」主要體現在婦女的品德、言語行為、面容形象，以及處理家庭事務的能力這四個方面，而貫穿其中的特性即為「柔」。「柔」的字面意思解為「柔軟」、「柔弱」，女性多被形容為陰柔的代表。²³把女性由內而外都進行了一個完美的框定，在這個框限內的女性展現了柔弱、貞順的特點，她們的生活重心圍繞家庭而展開。高彥頤曾提出「向心女性」的說法，其意旨突出表明了女性四個標準的特點，即德（德形）、言（言辭）、容（容貌）、功（技巧），並最終在閨閣中實現。²⁴本文旨在探討《奩史》編纂者王初桐在編纂女德內容時，如何在傳統框架下有所突破。

二、婦德與柔

傳統中國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要求由內而外束縛着萬千女性。中國女性須具備賢惠的品質，遵守婦德是其中重要的評判標準，女性對家庭的無畏奉獻被視為高尚品德的體現。這種德性要求，體現在女性在家庭的不同身分上。《奩史》重視人倫社會關係，書中包含着女性廣闊的人際網絡，如母親、乳母、保傅、祖母等長輩，姊妹、姑嫂等平輩，以及子女等晚輩關係，將女性放置在家庭社會網絡中來看，即女性作為母親、女兒、妻子的不同角色，是編者在《奩史》中要反映的重點。其中「良母」是《奩史》中展現出的重要女性形象之一。書中以張氏訓子為例，敘述張氏承擔了在家庭中教育兒子的重擔——教導兒子，讓他明白「成人」所需的條件和責任。²⁵她在家庭中扮演了「良母」的角色，對兒子言傳身教，其影響力無可置疑。中國式的母愛絕大部分強調的是道

²² 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頁 372-375。

²³ 漢代班昭（約 45-約 117）在《女誡·敬慎》曾開明宗義地指出「男以剛為貴，女以柔為宜」的概念，在《女誡·卑弱》教導女性以柔順為美：「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要求女性具備柔弱謙卑的特點，對人對事真誠，先公後私，行事以他人為先。參（漢）班昭：《女誡》，收入黃嫣梨編著：《女四書集注義證》（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 9。唐代宋若莘（？-820？）《女論語·立身》更對女性的行為舉止規定了一個「柔順端正」的標準，要求女性行走時不可東張西望，坐下時不可搖動，不可大笑。這些對女性內在和外氣質的塑造要求，完美適應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和「陰倡陽和」的家庭模式。參（唐）宋若莘：《女論語》，收入黃嫣梨編著：《女四書集注義證》，頁 38-39。

²⁴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154。

²⁵ 張氏嘗從容訓子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竹下寤言》）」見《奩史》，卷 14〈眷屬門·母〉，頁 12（《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431 上）。

德訓誡，幾乎沒有母愛親情的直接描寫，而這樣一種善於教養的母親為社會培育出日後可為道德典範的子女是值得認同讚揚的。²⁶此外，「慧母」的角色在《奩史》中也有呈現，如：

張鎰欲理盧樅，使免死，鎰當坐貶，恐為母憂，問之，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直樅罪，鎰貶。（《合璧事類》）²⁷

張鎰（?-783）在處理盧樅的案件時陷入道義兩難的困局，於是向母親訴說。鎰母是一位深明大義之人，告知兒子要行事要遵循內心的良心和道義。這位母親明白事理，沒有因為要保住兒子的官位就讓他違背道義之心，反而教導兒子行事要無愧於心。再者，繼母的故事亦有收錄，繼母形象在《奩史》中呈現得較為客觀多樣：有慈善的繼母，如齊義繼母為了遵守要善待齊義的承諾，寧願殺死自己孩子的故事；²⁸也有凶惡的繼母，如盧操繼母要盧操給她的三個兒子外出執勤的故事。²⁹編者廣泛地收集了各種母親（如生母、繼母）的事跡，並將之定位成賢惠有教養的人。

其次，以女兒來說，在《奩史》中更突顯「孝女」的特點，其中有一故事說明王子雅去世後，三個女兒各出錢五百萬給父親舉辦葬禮，承擔了作為女兒的責任。³⁰除此之外，其他孝女事跡也屢見不鮮，如北宮氏由於家裏沒有兒子便決定終身不嫁以贍養父母，³¹曹娥（130-143）投江殉父而死。³²這類孝女故事與王初桐在其編撰的《（嘉慶）方泰志》中記載顧香觀的女子割股療親的事跡³³如出一轍，均要求女子無條件的為雙親付出，甚至是獻出自己的生命。透過《奩史》，我們可以看到編者是站在男性本位的角度去對女性進行道德馴化：為女者，要將「孝」擺在第一位，不吝於付出；為母者，除了擔負起哺育之責外，還要履行教導子女、培養強烈的家國之情的重任。

在男女關係中有所謂「陽倡陰和，男行女隨」，³⁴將兩性界定為男陽女陰，除生理有別外，在社會功能和家庭地位上更是規定了男女之間存在一種從屬關係，這特別體現在夫妻關係上。《奩史》將「德」這類目放入〈性情門〉中，其中記載了如漢和帝（劉

²⁶ 田夫（邢義田）：〈從《列女傳》看中國式母愛的流露〉，載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3集（臺北：稻香出版社，2004），頁24。

²⁷ 《奩史》，卷14〈眷屬門·母〉，頁10（《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30上）。

²⁸ 《奩史》，卷14〈眷屬門·母〉，頁18（《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34上）。

²⁹ 《奩史》，卷14〈眷屬門·母〉，頁18（《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34上）。

³⁰ 《奩史》，卷15〈眷屬門·女〉，頁6（《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41上）。

³¹ 《奩史》，卷15〈眷屬門·女〉，頁5（《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40下）。

³² 《奩史》，卷15〈眷屬門·女〉，頁5（《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440下）。

³³ 「顧香觀，陽號十圖人。性至孝，父病垂斃，香割肱進之，父即瘳。越明年，母又大病，香割右肱煎湯奉之，母亦愈。乾隆五十五年，邑侯羅給匾獎之，曰：性篤天親。」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卷2〈孝友〉，頁7-8。

³⁴ （清）陳立撰，吳則度點校：《白虎通疏證》（《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10〈嫁娶〉，頁452。

肇，79-106，89-106 在位）第二任皇后鄧綏（81-121）謙卑有禮、³⁵牛僧儒（780-849）的妻妾相處融洽並結拜為姐妹³⁶等女性德行的故事。《奩史》又將女德擴展至青樓女子身上，如摘錄了董小宛（1623-1651）德性行事俱善的資料。³⁷事實上，女德的價值已內化為女性本身的思想：「女德一而已，言則長舌，容則誨淫，工則墮巧，德一而已，何四為？」³⁸

王初桐更進一步將「妒」作為準則來釐定女性是否柔順的德婦指標。在婚姻關係中，女性有責任為夫家延綿子嗣，這是德與孝的體現。《奩史》摘抄了相關事跡：畢氏長年無子，其妻不但沒有嫉妒之心，反而設計令婢女代替自己行房，最後婢女為夫家誕子，成了畢氏的妾。³⁹這則故事的妻子並沒有獨占丈夫，且因自己無法生育，反而替夫籌謀後嗣，一心一意以夫家利益為先。妻子給丈夫進婢納妾是為了續嗣、廣生育。換言之，要讓婦女明白，做一個盡責的妻子，必須在感情上也捨得付出，容得了丈夫有美婢寵妾。⁴⁰〈性情門·凶德〉記載了不少凶險、善妒的婦女，如耳熟能詳的漢代呂后（呂雉，前 241-前 180）將戚夫人（前 224-前 194）人彘的故事、⁴¹袁紹（142-202）妻子在袁死後將寵妾毀容埋葬、⁴²遼朝阿保機妻述律平（879-953）待其夫死後殘忍殺害將帥等故事。⁴³除此之外，針對「善妒」的女性，編者還輯錄了有關「療妒」的食療之法，如食用

³⁵ 「鄧后先為貴人，與陰后同時進見，不敢正坐，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問，常逡巡後。陰后對帝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東觀漢記》）」見《奩史》，卷 37〈性情門·德〉，頁 1（《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84 下）。

³⁶ 「牛僧儒子蔚與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玉泉子》）」見《奩史》，卷 37〈性情門·德〉，頁 2（《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85 上）。

³⁷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針神書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為冒辟疆側室』。年二十七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板橋雜記》）」見《奩史》，卷 37〈性情門·德〉，頁 4（《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86 上）。

³⁸ 《奩史》，卷 37〈性情門·德〉，頁 2（《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85 上）。

³⁹ 「畢氏中歲無子，然與妻極恩愛，不忍置妾，醉後與妻遇。妻陰以侍婢代己，即有娠。既產子，妻具以實相告，乃納而試之，明年又產子。（《鉤元》）」見《奩史》，卷 3〈夫婦門·妻〉，頁 7（《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334 上）。

⁴⁰ 郭松義：《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頁 395。

⁴¹ 「呂后妬戚夫人，斷手足，去目燬耳，燬身飲瘡藥，名曰：『人彘』。（《史記》）」見《奩史》，卷 38〈性情門·凶德〉，頁 8（《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95 上）。

⁴² 「袁紹妬劉氏，性酷妬。紹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恐死者有知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魏志典論》）」見《奩史》，卷 38〈性情門·凶德〉，頁 8（《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95 上）。

⁴³ 「契丹阿保機妻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送大將於木葉山下，殺之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五代史》）」見《奩史》，卷 38〈性情門·凶德〉，頁 3-4（《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592 下-593 上）。

牝牡、倉鷄和乳酪⁴⁴可使女子不妒等相關記載。根據所輯錄的療妒之法來看，編者沒有審思「一夫多妻」制下的弊端及其對女性造成的不公，始終站在男性的角度去糾正女性的善妒行爲。王初桐認爲「妒」是女子極惡性情之表現，所以他進一步強調婦人必須以夫爲尊，才不會有凶德之表現，並在書中記錄了多條女性不妒的實例來對女性進行鞭策。

夫妻之間的歲月靜好、情深義重離不開女性的全力維護，她們無不展現了體貼和無條件順服另一半的特點。其中不乏關於妻子對丈夫態度謙卑的例子的記載，如梁鴻的妻子孟光在丈夫進食的時候保持着卑下的姿態，不敢仰視丈夫，將餐盤舉至齊眉的高度以示對丈夫的尊重。⁴⁵孟光是傳統婦德的典型形象，秉持着「尊卑有別」的態度，她的柔順體現在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的踐行上。

反觀男性對有德、貞順的女子，他們的態度亦值得留意，如：

楊虔州妻李氏，有德無容，楊敬待特甚。（《本事詩》）⁴⁶

常林帶經而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魏略》）⁴⁷

雖然李氏其貌不揚，但德性良好，因此她的丈夫依舊尊敬她；常林攜帶經書去耕作，他的妻子便送飯給他，二人相敬如賓。無論是李氏還是常林之妻，她們都得到了丈夫的等禮相待。對於男性來說，美貌或許不是女性的必備條件，但純良德性一定是必需的。這與王初桐對女性的看法不謀而合。

婦工也是評價女性是否具備德行的標準。所謂女性持家的能力，包括女工、蠶織、家務等。從婦女「四德」的傳統脈絡來看，「婦工」具有多重意義，其一爲婦女從事的「工作」；其二爲社會視之爲美德的婦女勞動；其三是女性的工作成果如「織物」、「絲綢」的代稱。⁴⁸《奩史》在〈蠶織門〉中記載了有關織線、織布的歷史，並透過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地區女性的工作來展現。如：孫權夫人趙氏展現了卓越的織錦技術，不論尺寸大小均能把彩絲織成錦圖。這項技術有「機絕」之譽，時人稱趙夫人的刺繡技術爲「針絕」。⁴⁹她爲夫繡製一幅《九山圖》作行軍之用，一方面顯示了其女工技能的非凡，另一方面展現了她的貞靜和專一的品格。⁵⁰《奩史》記載廣泛全面，還記載了外國女

⁴⁴ 「乳酪養性女無妬心。（《芻詢錄存微》）」見《奩史》，卷38〈性情門·凶德〉，頁17（《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599下）。

⁴⁵ 「梁鴻妻孟光，爲鴻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東漢觀記》）。見《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3（《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9上）。

⁴⁶ 《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3（《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9上）。

⁴⁷ 《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2（《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8下）。

⁴⁸ 林詩怡：〈王初桐《奩史》研究〉，頁107-108。

⁴⁹ 「孫權趙夫人，趙達妹也，能於方帛之上刺繡，爲九州圖，時人謂之針絕。」（《拾遺記》）見《奩史》，卷41〈針線門·針線〉，頁1（《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16上）。

⁵⁰ 畢新偉指出：「刺繡是一項身體和精神都必須專一的創造性勞動……費時最多……在傳統倫理視野中，這有助於培養女性貞靜、專一的道德品德。」見畢新偉：〈傳統的進路——刺繡與女性日常生活

性紡織的類型，如西域民族女性以狗毛和植物做衣料。⁵¹除此之外，又記載了將一生奉給紡織與刺繡的女性事跡：

荊州受貢織戶，有終老不嫁之女。（《元氏長慶集》）⁵²

溫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線。（《畫墁錄》）⁵³

女性針黹均以爲家人縫製衣服爲目標，也是女性歸順家庭的道德展現。這一點不僅見於普通女性身上，在貴族婦女身上亦有體現，如明代周皇后爲皇帝製履的故事，⁵⁴旨在表明不論身分地位的高低，女性從事勞作是一種道德的實踐與表現。刺繡是婦女免於勞役的替代勞動，一方面象徵着自己身分，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她們具備道德修養、勤懇的持家態度，以及其低頭穿針引線時所表現的性吸引力。⁵⁵在操持家務方面，王初桐也極力記載女性烹飪、耕作、浣衣等家庭勞作的能力，例如峽中婦女可以同時用腳踏水車，用手整理麻線；⁵⁶漢中有年過百歲的婦女仍在田間耕種。⁵⁷女性操持家庭事務是她們履行責任的標誌，無論是女工、田間勞作抑或是烹飪都將古代女性的生活範圍局限於家庭空間之內。家庭是她們的起點亦是歸宿，其生活重心是「向心」的。在個性、外表和行動上，女性應是內斂的。⁵⁸

從上面看來，王初桐依然是傳統父權視角，始終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女性進行約束，無論是從德行還是持家上，都將女性局限在家庭結構之中。但他又渴望尋求心靈上的共鳴，在編者心中妻子是否是丈夫心靈共鳴的寄託還是值得探索的。

三、「才」——婦德的重新詮釋

活的變遷》，載楊聯芬主編：《性別與中國文化現代轉型》（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頁298。

⁵¹ 《奩史》，卷40〈蠶織門·蠶織〉，頁11（《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15上）。

⁵² 《奩史》，卷40〈蠶織門·蠶織〉，頁9（《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14上）。

⁵³ 《奩史》，卷41〈針線門·針線〉，頁7（《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19上）。

⁵⁴ 「周皇后於內政之暇爲上製履，其履盡去繁飾，只用金線鎖成龍鳳，太監出宮，見婦女輒曰：『娘娘勤苦，每日爲皇爺製履。』」（《酌中志》），《奩史》，卷41〈針線門·針線〉，頁6（《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18下）。

⁵⁵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莊、顏宜葢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98-199。

⁵⁶ 《奩史》，卷42〈井臼門·操作〉，頁2（《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29上）。

⁵⁷ 《奩史》，卷42〈井臼門·操作〉，頁2（《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629上）。

⁵⁸ 「向心」主要體現在女性的性格必須柔順嫻靜，不屈不撓，毫無怨言地去處理所有家庭事務，在活動空間上，也是圍繞家庭展開，家庭似如一個中心點一樣。詳見〔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154-155。

高彥頤討論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時，指出晚明社會對婦德進行了再闡釋，將「才」包含進「德」的範疇之中，調整了傳統儒家的價值體系。男性開始追尋情感和藝術的共鳴，不少男人渴求具有文藝才華的妻子。這促使了晚明女性拓展了嶄新的生活模式，實現了婦德和婦才的結合，夥伴式婚姻滲透進家庭結構中。作為家內良伴，妻子既是一位熟練的持家者，也是丈夫的精神伴侶。⁵⁹

上述高彥頤的發見，其實清代的王初桐早已有所洞察。事實上，他本人更是身體力行者。王初桐有一妾室李湘芝，她與王初桐有着共同的興趣——善工詞體，能融入丈夫的文字世界。二人在文化領域上得到精神上的契合，他們之間的聯吟創作顯示了二者在文學上的交流切磋，有詩為證：

日長倦繡綠窻（桐），半晌騰騰篆滿空（芝）。簾影參差人影瘦，非花非霧太朦朧（桐）；高句麗裝最合時（桐），絳唇含吐細如絲（芝），遞來味得氤氳氣，一點蘭情是口脂（桐）。⁶⁰

通過這首聯句詩可以看出夫妻二人在文學層面的交流與精神上的契合。女性以文學的形式向她所愛的人陳志，用詩聯繫夫妻之間的感情。這是美好婚姻的象徵。⁶¹事實上，王初桐也許將自己與妾室琴瑟和諧的經驗，投射於《奩史》在夫妻關係的內容編纂上。

《奩史》摘錄不少夫妻之間相處模式的內容，如〈夫婦門〉中夫妻和諧相處的摘錄占全篇的 80%。⁶²其中記載了不少夫妻二人在學術上交流的實例，例如：

⁵⁹ 詳見〔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192-193。

⁶⁰ 〈王初桐李湘芝聯句〉，載（清）陳琮輯：《烟草譜》（《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7，頁 3-4（《續修四庫全書》第 1117 冊，總頁 467 下-468 上）。根據《烟草譜》的徵引書目來看，〈王初桐李湘芝聯句〉這首詩應收錄在（清）李湘芝所著《柳絮集》內，惜未見此書，但可以推斷《柳絮集》應該收錄了不少王初桐與李湘芝的唱和之作。

⁶¹ 李湘芝曾作〈閨詞〉：「合歡鴛被錦為池，四緊紅紗繡折枝。斜月到牀清夢覺，嫩涼天氣五更時。紅娘子是紡絲蟲，草際生擒貯一籠。掛近牀頭通夜響，秋聲都入夢魂中。」見（清）惲珠編：《國朝閨秀正始集》，哈佛燕京圖書館影印清道光十一年（1831）紅香館刻本，卷 15，頁 11。這首詞中有「合歡被」一詞，象徵了王初桐與李湘芝之間的美滿婚姻。誠如康正果指出：「女性在自然界發現了婚姻理想的客觀對應物，如『比翼鳥』、『連理枝』和『並蒂蓮』；她們還製造這一理想的象徵物，如『同心結』與『合歡被』，用它們裝飾美滿的夫婦生活。」參康正果：《風騷與艷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 128。此外，王初桐在其編纂的地方志的「藝文」部分收錄了其妾李湘芝《柳絮集》的部分內容，是「藝文」目內所收錄的唯一的女性作品。在該條下，還收錄了阮元為其所作的〈柳絮集序〉以及時人的評價：許寶山評李湘芝的詩詞風格「精工穠麗，錯綵繡金，刻露風流，而旨歸於雅正。」吳文溥更直言「師山人而得其言情之深者也」，反映了王初桐李氏二人感情的深刻。見王初桐纂輯：《（嘉慶）方泰志》，卷 3，頁 17。

⁶² 在〈夫婦門〉下，記載夫妻的美好關係的內容共有 122 條，女性所嫁非人以及夫妻關係不和的內容有 30 條，占約 20%。

元微之初娶韋氏，字蕙蘩，繼娶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多唱和，時彥以爲閨房之美。（《玉臺清照》）⁶³

蔡琬字季玉，高文良繼室，封一品夫人。無書不讀，諳於政治。文良奏疏，每與商酌定稟。（《秋槩錄》）⁶⁴

元稹（779-831）和高文良（1676-1738）二人與其夫人交流的話題超越了日常的柴米油鹽，定格在夫婦二人的文學創作上。夫妻二人共同賦詩，女性能大膽坦率地表達意見情感，需要丈夫的尊重和理解。在此情景下，夫妻關係呈現出平等的狀態，而這種琴瑟和鳴的夫妻之道正是「友愛婚姻」⁶⁵的體現，⁶⁶也是王初桐與其側室的相處模式的反映。透過夫妻二人在閨閣聯吟這種模式的婚姻關係我們可以窺探到明清士人的婚姻狀態。⁶⁷在這樣的關係中，妻子不再只是家庭事務的勞動者，更充當着丈夫知己的角色，爲原本枯燥的家庭生活帶來樂趣，甚至提升到精神層面上的交流交心。不僅如此，有才氣和抱負的女性更會跟隨着丈夫共同出版詩集。

「婦隨夫志」也是編者所欲呈現的女性期盼，如沈義和陶淵明的妻子都能做到與丈夫齊心一致，追隨丈夫的志趣和意志，伉儷情深。沈義在蜀地尋求道學，他的妻子亦跟

⁶³ 《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7（《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11上）。

⁶⁴ 《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8-9（《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11下-312上）。

⁶⁵ 「友愛婚姻」一詞譯自“companionate marriage”。「夥伴式婚姻」見〔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191、193，高彥頤將其解釋爲「受過知識教養、琴瑟和諧的夫妻組合，他們之間充滿尊重和喜愛」，她又補充說男女在這種婚姻關係下是和諧相處的，但男性和妻子的家庭地位很少是平等的。見〔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192。

⁶⁶ 王初桐在《奩史》中記載了不少凸顯「友愛婚姻」的例子，多爲夫婦之間唱和的記載，如魏鵬與其妻賈娉娉有唱和集、吳聞璋與龐蕙縷的唱隨之樂等記載。見《奩史》，卷1〈夫婦門·夫婦〉，頁3-4（《續修四庫全書》第1251冊，總頁309上、下）。

⁶⁷ 如王昶欣賞女子的才情，他樂於與妻子唱和相隨，十分友好；王昶曾稱其妻「爲余寫書，每日能十餘紙，從余京師學詩，作近體，往往得佳句」。參（清）王昶：《許孺人志略》，載氏著：《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59，頁7（《續修四庫全書》第1438冊，總頁248上）。此外，阮元與夫人（繼室）孔璐華（1777-1832）、長妾劉文如（1777-1847）、二妾謝雪（1782-1836）和三妾唐慶雲（1788-1832）之間也有聯句詩和贈答詩。駱新泉指出：「阮元家族的文學底蘊和藝術感染力，其中《詩稿》收錄了唐氏與主人、大婦、長妾、二妾聯句詩共8首（含共題1首），分別爲與主人、大婦聯句1首，與主人、長妾聯句1首，與大婦、長妾、二妾聯句3首，與二妾聯句2首，與二妾共題1首……唐氏與主人的聯句詩皆非夫妻二人間的聯句，而是與主人和孔氏或主人與謝氏共同完成的，這樣做的目的或許是阮元有意爲之：一來更顯夫、妻、妾之間的和睦融洽，二來避免夫妻二人厚密之嫌疑。」足以顯示阮元與妻妾以及妻妾之間的關係極爲融洽，而在文學世界進行思想碰撞也是美好婚姻的象徵。詳見駱新泉：〈《女夢亭詩稿》夫、妻、妾聯句贈答詩解析〉，《雄楚師範學院學報》第32卷第5期（2017年9月），頁65-71。

隨他一同前往，夫妻二人同心同德；⁶⁸翟氏跟隨陶淵明（365-427）吃苦耐勞，與他保持共同的興趣愛好。⁶⁹此外，妻子協助丈夫處理事物的能力亦值得關注：戰國時期莊姪成功勸諫楚頃襄王（半橫，前 329-前 263，前 298-前 263 在位），並因此加封為夫人；⁷⁰李克用（後唐太祖，856-908）的第一任妻子劉氏⁷¹和石勒（274-333）的妻子劉氏⁷²協助丈夫處理軍務的事跡，也收錄在《奩史》內。兩位劉氏夫人與丈夫共同參與軍事討論，給丈夫的軍隊帶來益處。石勒的妻子更是協助他建立了功勳，功不可沒。

家庭中的女性不僅要扮演友伴的角色來滿足男性心靈上的空缺，更需要滿足他們的審美要求。〈音樂門〉記載了女性在樂理和歌舞方面的才藝，摘錄了善於彈奏樂器如琵琶、笙簧、鼓磬、琴瑟的女性資料。〈音樂門〉記載的女性身分也是多樣化，善於樂理的女性不限於青樓女子，大戶人家以及平民女子也有記載，如姚娟娟學琴的故事。雖然姚娟娟出身悲苦，但憑賣藝謀生，不僅有才學，能歌善舞，還擅長彈琴，充分展現了她多才多藝的一面。⁷³「才藝」主要形容「才」與「藝」兼備的人，《奩史》中記載了閨閣女性如葉小鸞（1616-1632）善弄琴、⁷⁴蔡文姬善彈琴、⁷⁵遼聖宗仁德皇后（983-1032）善彈琵琶，⁷⁶莊氏女不僅精於女工還好弄琴⁷⁷等內容。這些都是全能女性的才能體現。至於才藝俱備的青樓女子，有卞玉京（約 1623-1665）善琴、⁷⁸卞敏善鼓琴⁷⁹，以及薛素素以簫應他人詩詞的故事。⁸⁰〈音樂門·樂器〉一門共有 325 條，其中記載妓女和樂器有關的事

⁶⁸ 「沈義道學於蜀，夫婦同心，出入共載。（《紀纂淵海》）」見《奩史》，卷 1〈夫婦門·夫婦〉，頁 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309 上）。

⁶⁹ 「陶潛妻翟氏，能安苦節，與潛同志趣，夫耕於前，婦鋤於後。（《昭明太子集》）」見《奩史》，卷 1〈夫婦門·夫婦〉，頁 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309 上）。

⁷⁰ 「頃襄王好淫樂，出入不時，年四十不立太子，莊姪欲諫之，乃以緹竿為幟，伏南郊道側。車至幟舉，王怪，問之，女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不悟，女為解之，遂載歸，立為夫人。（《女世說》）」見《奩史》，卷 3〈夫婦門·妻〉，頁 14（《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1 冊，總頁 337 下）。

⁷¹ 「李克用妻劉夫人嘗隨軍行，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見《奩史》，卷 49〈幹略門·勇武上〉，頁 4（《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25 上）。

⁷² 「石勒妻劉氏，有膽畧，勒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勳。（《十六國春秋》）」見《奩史》，卷 49〈幹略門·勇武上〉，頁 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24 下）。

⁷³ 「姚娟娟五歲而孤，依外家讀書。九歲，外家喪亡，遂轉徙流落狹斜。教以歌舞，謝弗為，乃學琴，通十五闕。每當清風明月，鼓一再行，淒然泣下。（《西堂雜俎》）」見《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0 上）。

⁷⁴ 《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0 上）。

⁷⁵ 《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7（《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1 上）。

⁷⁶ 《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16（《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5 下）。

⁷⁷ 《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49 上）。

⁷⁸ 「卞玉京善彈琴，琴中述宏光選后徐氏。（《程迓亭盤桓后談》）」，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0 上）。

⁷⁹ 「卞敏，秦淮名妓玉京之妹，善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赭。（《板橋雜記》）」見《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0 上）。

⁸⁰ 「薛素素聞人誦詩詞以簫應之，字字梅花飄落。（《雙橋隨筆》）」見《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27（《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61 上）。

例約 35 條，如《藝林伐山》中有妓女用鹿角彈奏古箏以護指的記載：「妓女以鹿角爲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帝《所彈箏詩》：『停弦時繫爪』」，⁸¹展現了王初桐對青樓文化的興趣和關注。

此外，〈音樂門·歌舞〉又記載了身分各異卻善歌舞的女性，有寵妃如戚夫人能歌善舞、⁸²農家女劉三姐出口成歌⁸³的事跡以及著名歌妓的故事，⁸⁴有趣的是，此門還記載了活躍於大眾面前的女性說書藝人，如：

說經女流陸妙慧、陸妙靜。（《太平清話》）⁸⁵

瞽女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瞿存齋《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詩話類編》）⁸⁶

以及南宋講史家張小娘子、宋小娘子，講小說的史惠英等人的故事。編者將女性參與宋元話本的演繹納入歌舞一類，說明他認可說書演講是具有觀賞性質的表演形式的一種，也可以看出宋代話本小說的流行和接受程度之高。

才情和才藝是王初桐對女性，或是對自己另外一半的新憧憬和嚮往，女性的才情是可以和丈夫思想溝通的橋樑，而不局限於日常的柴米油鹽。才藝的展示是爲了滿足男性的審美，同時女性學習歌舞也是個人氣質的培養，正如李漁所言：「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⁸⁷原本才女多傾向於自我呈現——琴棋書畫、詩詞創作，表達了內心情感的娛樂活動，但編者加入了唱歌跳舞等具有公開表演性質、相比文學創作來說不入流的活動，似乎折射出編者承認女性這種表演性質的才藝，肯定了女性活動由私密性轉向公眾性的展現，同時也滿足了男性編者的審美要求。

四、結語

古代女性無論是內在或是外在都需「柔弱」、「順從」的特點，女性的道德修養不僅是家庭核心價值的體現，更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石。她們在家庭中的順從和謙卑恭敬是她們的持家態度，賢惠能幹是她們處理家務的能力。她們肩上擔負着孝順雙親、教導

⁸¹ 《奩史》，卷 54〈音樂門·樂器〉，頁 1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54 上）。

⁸² 《奩史》，卷 55〈音樂門·歌舞〉，頁 1（《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66 上）。

⁸³ 《奩史》，卷 55〈音樂門·歌舞〉，頁 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68 上）。

⁸⁴ 《奩史》中記載了趙真真、秦玉蓮、楊玉娥等元代歌妓唱《諸宮調》，李心心等人擅唱，以及唐代官妓商玲瓏和名妓張好好的故事，見卷 55〈音樂門·歌舞〉，頁 22-23（《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76 下-77 上）。

⁸⁵ 《奩史》，卷 55〈音樂門·歌舞〉，頁 1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73 上）。

⁸⁶ 《奩史》，卷 55〈音樂門·歌舞〉，頁 15（《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2 冊，總頁 73 上）。

⁸⁷ （清）李漁：《閒情偶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卷 3，頁 138。

子女和輔助丈夫的責任，而這些責任終究要在家庭關係中實踐。從王初桐的取材意圖出發，可以看出他對柔順妻子、賢德內助的讚揚，以及對賢惠良妻促進家庭和諧、互相尊重的夫妻之道的認同。他賦予女性十分嚴格的「道德教條」，通過《奩史》所擷取的資料來看，女性皆以丈夫為主體，對丈夫絕對忠誠與服從，並在執行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卑弱的姿態。不過，與此同時，女性又扮演着友伴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須給予男性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如文學層面的切磋交流），這可說編者王初桐對於傳統婦德要求的新詮釋。